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

童话的窗户

□耿立



桥下是个地方,原本藏在永嘉的山水褶皱里,在初冬季节,我来到了这个小镇,就像是安房直子的《花香小镇》,这里充满了各类各式的玩具。是回到了童年么?还是走进了童话的窗户,我就像是那篇《花香小镇》童话的男孩:信。敏感,好奇,对世界充满探究、热情和想象,还有忧郁与忧伤。

虽然人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同,但对玩具的期盼喜好,则是相似的。

这么多的自行车?就像信在童话里看到的自行车,但桥下,从童年到少年的车比童话里要丰富得多,有木的,有竹的,有两轮的、三轮的、四轮,有脚踏的,有电池的,还有遥控的。

抄一段童话里的那些花神的车:

又是那样的自行车!
信想。

真的,最近这段时间,总是看到那样的自行车,把手,脚蹬子,后架子,甚至连车铃都是偏黄的橘黄色。骑在上面的,是和信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这些骑橘黄色自行车的女孩子,一个个全都眼睛发光,吹着口哨,头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荡着。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信都忍不住想跟在后面追起来了。可是,信对班上的同学说了,同学却一脸的惊讶:

“橘黄色的自行车?我怎么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呀!”

对妈妈说了,妈妈也说:
“是吗?我没看到啊!”

我明白了,所谓的灵眼一觑,只有长大后,还没有丧失童年的

人,才有这样的功能,在同学和妈妈都看不到时,安房直子笔下的信看到了。就像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里所写的那些,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人与灵魂杂处的事件,马尔克斯的外祖母相信人死以后灵魂还将继续存在,为了不让亡灵们感到孤独,她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两间空房,经常与他们谈话。马尔克斯的姨妈更神,有一天,她感到自己将要死亡,便坦然地躲进自己的房间,成天在里面织寿衣,寿衣缝完后果然躺在床上死了。

也许别人读起这些感到匪夷所思,但我是相信,在我童年的鲁西南农村,也有好多这类的事,好多人具有外人说的特异功能。看到一些扑朔迷离的怪异现象,我们那里叫:童子眼。老人们的解释是“童子眼”,存在于三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小孩中间,这是尚处于最童真和最稚嫩的年龄,没有被社会的大染缸所污染。但老家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是他们的幻觉还是幻想?但他们说出的一些事,很多被应验了。

回到安房直子的童话,我也十分怀念我骑自行车的时代,在桥下镇看到那些车子,像童话的车子,我觉得我的童年的贫乏,但在这贫乏里,我们也有很多的欢乐。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骑自行车的,现在再写文章的时候,我还是对骑自行车的欢快,顺风时的那份轻盈,逆风时的狼狈,十分怀念。童年时总有个念头,我要骑车跑很多地方,很多的村子,看很多的河口和山脉,遇到人家,就如和尚一样挂单住宿,那即使骑一整天,把屁股磨出血泡,也

不叫累,那也是一种理想里应有的含义和代价吧。

记得小时候,平原深处的父母总是说,天没边,地没沿,老和尚没有头发辩。

但我总觉得,在村子的远处,就可看到天边,那是一道线,是天与地相合的地方。在那道线的地方,我看到树还有村庄;有时站在桥头,有时站在屋脊,我总能看到远远的那道线,我说,那可能就是天边。

五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时我们叫洋车的,于是在放学后,我们就沿着一道官道,疯狂地骑。我们想看看天边的模样,看看天边的村子,那村子的炊烟下,是否有和我们一样的孩童。

我们骑啊,骑啊,当到了10里外,我们看到那道线还在远方,灰灰的一道线在逗引着我们。

我们知道这条官道通向一个叫曹州的城市,我们问大人,曹州在天边么?

大人笑了,曹州怎么在天边?天没边啊。

我们不信大人的话,决计自己去找天边,然后在天边那儿,撒一泡尿,做个记号。

在一个星期六,我们下午决定去找西边的天边。几个小伙伴骑着自车,看着前边灰灰的线。

我们往前骑,那道线好像总是在前边。

我们看到一个大堤,自行车吃力地爬坡,累得气喘吁吁,我们看到太阳就在大堤的前方。

我们的胳膊吃力地握着车把,屁股撅起,使劲蹬,一步一

步,车子总算到了大堤的顶部。

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黄河。

我们知道,我们的家离黄河只20华里,但大家都没来过,只是这次大家寻找天边,才第一次看到黄河。

快看,你看太阳。

当车到了堤上,我们一下惊呆了,这大堤下的村子显得渺小,那些树好像火柴,只见浑黄的一道大水,在浩浩荡荡通过,我们就像大将军检阅一样,我们检阅水。

这时我们顾不得寻找天边了,只觉得那太阳像是一个火球煮在了大水里。天是红的,水是红的,如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炼钢炉里的钢水,黄河的水,不是红的,而是灿烂的如鸡蛋黄一样的燃烧的黄。

那些水卷起浪花,我们的眼睛也成了红的,黄的。

不知谁先喊了一句,黄河。我们跟着喊,黄河黄河。

我们把褂子和背心脱下,“嗷嗷”地跑向大堤下。

这时,从大堤下走来一个赶牛的人,他也是黄黄的。我们问:

天边在黄河的那边么?

那人笑了,天边?天没边啊!

我们指着黄河的那边,远远的灰灰的线。那不是天边么?

那人说,那是你眼睛看到的边,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村庄和人群呢。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天天想寻找天边,骑着自行车,南到丁庄桥,北到白衣集,东到麻寨,西到了黄河。

那天,我们从黄河上下来,因为大堤很高,我们顺坡而下,如快马御风,我们把手离开车把,像蝴

蝶的翅膀张起,衣衫飘飘。

我们好像从天边归来。

但我们回望黄河,大堤只是一条线,天如一口锅倒扣下来,那时我们知道天似穹庐了。

如果现在想来,我要有童话《花香小镇》里的那些花神的橘黄色的自行车就好了,但在桥下小镇,我如碰见了一个童话的窗口,就如安房直子那篇《狐狸的窗户》:“我”在回家的路上误入一片桔梗花的原野,沉浸在这烂漫的蓝色花海和心旷神怡的微风中,这时碰到了一只白色的小狐狸,在穷追猛赶中发现它突然就消失了,然后幻化成印染桔梗屋的小男孩。透过它染成蓝色的手指搭成的菱形小窗中,“我”看见了一只美丽的狐狸,这就是它的被猎人的枪打死了的妈妈。我也从我的菱形小窗中看到了思念的女孩,看到了思念的妈妈和妹妹。

这个故事逗引着我,好想偶遇小狐狸,让它也用桔梗花的汁液染蓝我的手指,然后我就可以从菱形小窗中看见记忆深处的人啦。

在桥下的夜里,一只狐狸在夜半就敲我的窗户了,我听得清晰,说,起来吧,起来吧,你的橘黄色的自行车来了。那数不清的橘黄色自行车,那会儿正在桥下镇的夜空里朝天上飞着。飘呀飘呀,就宛如是被刮上天去的无数个自行车样的气球。

我也像进入了童话,我喊了声“喂——到哪里去啊?”只听那些童话里的少女们异口同声地唱道:“远远的楠溪江的尽头,远远的山的尽头,比月亮远,比星星也远!”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布袋匠:经纶有绪原同锦 布袋装物总赖棉

以前,农村人包装粮食、运输粮食用自织的布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织布袋的,要请织布袋匠人来织。

织布袋的原料主要是棉花。织布袋与织布的原理大同小异,织布袋的程序与织布大体相同,也要纺线、打穗子、经布。不同的是,织布线细,而织布袋线粗。织布是在织布机上织的,织布袋将织布机简化,平摊在地上织就;经布完毕要将经好的经线卷起来,俗称“卷布”,卷好后架在织布机上,经布袋则直接在地上经好,不需卷起来,直接就开始在地上织;织布用的是织布什子将纬线磕紧,织布袋用的是织布袋刀将纬线磕紧;织布用织布梭子将纬线穿入经线,织布袋用一根多半尺长的指头粗细的棍子将纬线直接在上面打成穗子从经线中穿入。

织布袋匠人的工具主要有绞棍、织布袋刀、繅口袋针以及繅布袋时专用的顶针等。绞棍由一根直径10厘米左右、长一尺余的轻质木棍子和细酸枣竿做成的弓组合在一起呈“D”字状,经布袋时,把它直接放置在布袋经

线的交口处,织布袋时不住地上下扳动它,起到交口上下绞合的作用。织布袋刀是一个长约一尺、宽约三寸的长方形铁片,厚度一边薄一边厚,呈木梳状,刀口二到三毫米,刀背约五到六毫米,刀背的一角打磨成半圆状,使得织布袋刀一端方一端尖,利于织布袋刀从经成的经线中穿入。

织布袋时,匠人坐在织过的布袋布上,布下垫一个专用的四条腿很低几乎接近地面的小木凳子,织一截子用手将小木凳往前挪一下。先扳动绞棍(弓)使经线绞口张开,再将纬线穗子从经线绞口穿过,第三步用织口袋刀双手用力将纬线磕紧在经线的绞口上,最后再扳动绞棍(弓)使经线绞口闭合,依此循环往复。

布袋织成口袋布以后还要“繅布袋”,繅布袋工具有大针、顶针、鏊儿。要繅成一个布袋,需用两片,先将每两片对针繅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可以装粮食的口袋了。

还可以繅成褡裢,褡裢是昔日我国民间长期使用的一种长方形的口袋,中间开口,里



面放着各种实用的用具,50厘米宽,1米多长,开口在中央,两端各成一个口袋,口边留有绳扣,可以串连成锁,结实耐用。褡裢挂在肩上,一半在胸膛前,一半在背脊后。过去的商人或农民外出时,总是将它搭在肩上,空出两手行动方便。后来各式各样的背包、提包发展起来,再也见不到褡裢了。



民间工匠

图/妍言 永革 世江 丽敏
文/彭忠
策划/运斋 庆堂